近代以来满文档案编译研究 *

赵彦昌[1]　黄　娜[2]
(1.2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摘要：近代以来，满文档案随着明清档案的发现、整理及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而由于语文障碍，满文档案的编译逐渐发展起来。本文从满文档案编译的意义、原则、方式和编译成果等四个方面对近代以来满文档案的编译进行研究，总结满文档案编译的经验，促进满文档案编译工作的发展。

关键词：满文档案；编译；档案汇编
中图分类号：G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65X(2012)02-0072-06

有清一代，保留下来的满文档案，价值珍贵，但因其数量浩繁，内容庞杂，加之语言障碍，而对其进行利用必然面临满文档案编译的问题。满文档案的编译，在中国大陆起步于二十世纪初，中间虽经过 40 余年的停滞，但从 1979 年开始，也逐渐步入发展阶段。

一、满文档案编译的意义

由于满文档案不同于汉文档案，通晓满文并且能直接利用满文档案者寥寥无几，这就极大地限制了满文档案的传播利用，因而满文档案的编译，对展示其珍贵价值、发挥其重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一) 展现满文档案的珍贵价值

清代的内政外交活动以满文记录非常多，虽然现在满文已经濒临灭绝，但其所形成的满文档案浩若烟海。

从内容上看，现存的满文档案所反映的历史时间是从 1607 年（明万历 35 年）到 1911 年（清宣统 3 年），从满族兴起到清王朝灭亡，其内容涉及到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外交、文化等各个方面，反映了满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以及满族统治者建立和巩固政权的过程。清入关前到乾隆朝的官方文件中，重大的历史事件多用满文书写，特别是在对外关系上所形成的文件，也绝大多数是满文书写的。

从地域上看，“满文档案所反映的地点是从中央到地方，从内地到边疆。特别是东北、西北、华北、西藏等地区的官员一直由满族人担任。他们与中央的往来行文，大都是满文”[1]因而形成了大量的满文档案，是研究这些地区历史具的宝贵资料。例如，最近出版的《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和第二编的史料，《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的签定、谈判、交涉的细节以及条约

* 基金项目：本文为 2010 年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满文档案编纂研究》（项目编号：L10BMZ004）阶段性研究成果。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正式文本等大都是以满文书写的。所以满文档案对于研究我国对外关系的历史，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民族上看，满文档案中蕴含着大量清代边疆少数民族史料，满族、蒙古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锡伯族、柯尔克孜族等民族的历史研究都离不开满文档案。

（二）便于社会各界对满文档案的研究利用

实现满文档案的价值最重要的就是对其进行利用。由于语言障碍，满文档案的编译对研究利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这其中对清史研究的重要性尤为重要。

“每一部满文文书档案史料的编译出版，都会为清史、满族史以及北方少数民族史研究带来一次新的突破。”[2]满文文书档案是清代国家机器运作的必要工具，其内容涉及国家活动的方方面面，而现存的满文文书档案的数量巨大，在整个满文档案中占有绝对优势，对其进行翻译就是为学术研究注入新的历史资料，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

（三）有利于传播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促进人类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满文档案以其古老的文字形态、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成为满族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极为珍贵的研究利用价值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和关注，早已屹立于世界人类文化遗产之林。且“满文档案翻译是满——通古斯语族语言文化、文学宗教研究的重要内容”[3]此外满文档案的翻译还包括了历史学等方面丰富内涵，将满文档案翻译成汉文或其他文字，可以扩大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促进各国民族文化的交流，推动人类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二、满文档案编译的原则

在翻译工作中，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原则是中国传统翻译的基本原则，而具体到满文档案的编译工作中还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遵循以下具体原则：

（一）保持满文档案形式的完整性与内容的真实性

对满文档案的编译要客观全面地提供满文档案信息的实际内容，让读者了解原档的全貌，这样有利于维护历史实际和探求客观规律，保持满文档案的完整性。在要求完整性的同时，我们还要注重其真实性。真实性要靠准确无误的翻译。如果翻译不准确，必然影响满文档案的利用价值。因此，在真正弄清文义的基础上，对每个字词都要审慎地进行翻译，做到字斟句酌，确保满文档案编译的准确性。

（二）尽量反映满文档案原文的语言特点

对满文档案进行编译，其档案原文中的语言特点有时很难充分体现出来。而有些难以表现的语言特点，往往又是满文档案中最生动、最富有民族特色、最耐人寻味之处。因此，我们在编译满文档案时，要尽量反映原文的语言特点，使用词语要符合满文档案的形成时代背景及其文化特征，对那些因时代变迁而发生转义或赋予多义的语词时，要尽可能选择与其时代相应、文化特征类似的译文语词对译，并加以必要的注释或说明。除了选用较恰当的语词对译之外，还要充分利用其它手段加以阐述或注释。

（三）使用音译法要适度

在编译过程中，编译人员对于人名、地名、山水名以及一些珍稀特产的物品名称和某些特殊文化语词，通常使用音译法并加以必要的注释说明，也能将一种语文材料和语言转化成为另一种语言和文字材料，达到两种或多种语言之间沟通信息、交流感情之目的。对满文档案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名词术语、重要历史人物的名字、关键的古地名等的译写，应逐步走向规范统一的道路，根据需要对部分语词用音译方式加以译释。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三、满文档案编译的方式

满文档案编译的方式要依据满文档案的内容、种类、学术价值以及不同的利用者加以确立。满文档案的编译方式按所记录的文字分为四种，一为三种文字对照式，包括转写注音并译注翻译式、抄录原文和转写并译注翻译式；二为两种文字对照式，包括影印原文并附录汉文翻译式、影印原文并书后集中附录汉文翻译式、转写满文原件并翻译式；三为单一文字翻译式，有汉译和日译；四为影印无翻译，仅影印满文档案原文。

（一）三种文字对照式

第一，转写注音并译注翻译式。转写注音并译注翻译式就是对满文档案原文进行罗马字母转写，其实也是对满文档案原文进行注音，注音的方式绝大多数使用的是罗马字母转写，然后在罗马字之下逐字汉译，即所谓的“对译”，其下为汉文意译。

此种满文档案翻译方式最典型的例子是《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一、二）。译注的方法是，将老满文原档中，逐页、逐行、逐字的将每一老满文单字，以罗马字拼写的方法，注出每一老满文的读音，再将每一老满文单字的字义，酌以适当的汉文单字排于每一老满文单字注音之下。

第二，抄录原文和转写注音并译注翻译式。这种满文档案编译方式与满文档案三行对照式编译大体相同，唯一不同的是，抄录原文和转写并译注翻译式将满文档案原文进行了抄录，并放在满文档案注音之前。这种编译体例多用于满文档案史料的摘译。

此种满文档案翻译方式最典型的例子是《清代准噶尔史料补编》。本书为便于查阅，特据谕折原文辑录重抄，逐件注出罗马拼音，标明单字意义，然后译成汉文，满汉对照[4]。

（二）两种文字对照式

第一，影印原文并附汉文翻译式。这种满文档案编译方法的体例为将收录的满文档案原件影印，在其后附有汉译文，并在标题上加括号注明原件的文字种类。这种方式既可以看到原件，又可以看懂满文档案，方便读者对满文档案的利用。

第二，影印原文并书后集中附录汉文翻译式。这种满文档案编译方法的体例为将收录的满文档案原件按照时间或专题影印，保持满文档案的原貌，逐件译成汉文，集中编排，附录于书后，便于不懂满文的读者查阅利用。此种满文档案翻译方式最典型的例子是《清代鄂伦春满汉文汇编》。

第三，转写满文原件并翻译式。这种满文档案编译方法的体例为将满文档案原件进行转写注音，然后进行翻译。

四、近代以来满文档案编译的成果

按照近代以来满文档案编译成果的公布形式来看，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以书籍的形式对满文档案进行编译；二是在丛编、资料中公布满文档案的编译成果；三是在期刊上发表满文档案的翻译成果。

（一）书籍类满文档案编译成果

第一类书籍类满文档案编译成果，是满文档案编译成果最多的部分，包括编译满文档案文献和满文档案目录。满文档案编译后，大多形成书籍出版，对满文档案的内容或目录予以公布，而在这其中，满文档案文献的编译成果占了绝大部分，也可以说满文档案文献的编译成果占满文档案编译成果的绝大部分。

1.档案文献书籍类的满文档案编译成果

档案文献书籍类的满文档案编译成果是满文档案编译成果的主要部分，编译者主要对满文档案进行翻译编译，公布满文档案内容，为研究者提供便利。由于这一部分的成果比较多，从国家或地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区的角度来划分说明。可以分为三部分：日本、台湾和大陆三个国家或地区的满文档案编译成果，这其中大陆的成果最多。

日本的满文档案编译是从内藤湖南所拍摄的崇谟阁本满文老档开始的，其档案文献书籍类的满文档案编译成果有《满文老档译稿》（未定稿）、《满文老档译注》、《镶红旗档》、《旧满洲档天聪九年》4 种。例如：《满文老档译注》，由神田信夫等译，东洋文库 1955—1963 年出版，共七卷，第一至三册为太祖卷，第四至七册为太宗卷，其中第四、五册属天聪朝，第六、七册属崇德朝。包括全文的罗马字转写和日译，称得上是日本满学界顶级的研究成果。

台湾的档案文献书籍类满文档案编译成果有《满洲密档选辑》、《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一、二）、《老满文原档论辑》、《年羹尧奏折》（专辑）、《宫中档康熙朝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旧满洲档译注·太宗朝》、《清代准噶尔史料初编》、《雍正朝满汉合璧奏折校注》（第一辑）、《旧满洲档》、《满文原档》、《明清台湾档案汇编》12 种，例如：《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一、二），广禄、李学智译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70 年，2 册，56 万字；本书译注体例首为满文之罗马字母转写，罗马字下对应译出汉字，即所谓“对译”，其下为汉语之译文。该书第一册“荒字老满文档册”，其记事则为这部文献四十册中之最早，即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三月至天命四年即万历四十七年（1619）二月。该书第二册“昃字老满文档册”记事始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六月至天命五年即万历四十八年（1620）九月。两册老满文档案记录内容有所重叠，译文一以原件为准，不避重复，以存文献原貌。

国内大陆的档案文献书籍类的满文档案编译成果在这三个国家或地区中是最多的，而这些成果的编译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民国时期，二是建国后。

民国时期有 5 种，《满洲老档秘录》、《满洲秘档》、《阿济格略明事件之满文木牌》、《盛京崇谟阁满文老档译本》（1942 年）、《盛京崇谟阁满文老档译本》（1944 年），如：《满洲老档秘录》，金梁，1929 年，铅印自刊；共 2 册，上编 92 则，下编 76 则，凡 168 则。全书每半叶 11 行，每行 25 字。正文共 99 叶，总字数为 54450 字。

建国后此类的满文档案编译成果到目前为上共 63 种。由于数目众多，仅举例说明。如《清代地震档案史料》、《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汉译满文旧档》、《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盛京刑部原档》、《雍乾两朝镶红旗档》、《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皇庄》、《满文老档》、《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盛京移驻伊犁锡伯营镶红旗官兵三代丁册》等。例如：《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沈阳故宫博物院译编，辽沈书社 1984 年版，1 册，34.5 万字；该档案是三姓副都统衙门同吉林将军衙门等来往公文的抄存稿，包括乾隆至光绪 6 个朝代，共 2 万余件。该书共收入乾隆六年至光绪三十二年的档案文件（主要是满文文件）178 件，34.5 万字。

2.档案目录类的满文档案编译成果

档案目录类的满文档案编译成果主要有 2 种，《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必争之地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满、藏部分）。如下：

（1）《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合作，吴元丰等编译而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出版；本书的编译重点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月折包，时间起自雍正八年（1730），止于宣统三年（1911），所有条目先按地区分卷，然后在各卷内以档案形成时间的先后排序，共分 6 卷、12 册，900 万字，共收录 12 万余条目。从档案主题、责任者、形成时间、涉及地区、文种等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地揭示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军机处满文月折包内有关边疆地区问题档案的内容及主要形式特征。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满、藏部分），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编，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9 年出版，1 册，80 万字；该书共辑录条 13334 条，其中满文档案条目 13040 条，并附插图和分类索引，时间起自天命七年（1622 年），止于宣统三年（1911 年）。满文档案主要有皇帝的诏书、敕谕、谕旨；驻藏办事大臣、西宁办事大臣、库伦办事大臣及各地督抚、将军等地方官员，军机处、内阁、理藩院等各部院衙门奏折、咨文、呈文；历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章嘉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大活佛以及诸王公、贝勒、贝子、噶伦、土司等的奏书、呈文等。本目录所辑档案分别属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内阁“满文老档”、“国史院档”、“蒙古堂档”、“贞度门杂档”、“满文杂档”、“题本”；军机处“上谕档”、“录副奏折”、“议复档”、“熬茶档”、“金川档”、“西藏档”、“班禅事件档”、“巴勒布档”、“廓尔喀档”、“月折档”、“咨文”、“奏表”；宫中“朱批奏折”、“朱批人名包”；内务府“奏案”及理藩院档等全宗和文种。

（二）丛编类满文档案编译成果

第二类丛编类满文档案编译成果，是在丛编、资料中公布满文档案的编译成果。划分这一类别的原因主要在于这一类别的满文档案编译成果是以书籍形式出版的连续出版物，而满文档案编译的成果只占其中的一部分。共 3 种丛编 6 种出版物。

1.《清史资料》

《清史资料》，其中包涵满文档案编译的有两辑：

（1）《盛京内务府顺治年间档》，《清史资料》第二辑，季永海：中华书局，1981 年版；辽宁省档案馆馆藏《顺治年间档》系顺治四年至八年北京总管内务府下达给盛京正黄、镶黄二旗包衣佐领的文书，用满文书写，共计 71 件。其中主要记录了清代宫廷与王公庄园的一些人丁和事务办理的具体情况。

（2）《黑图档中有关庄园问题的满文档案文件汇编》，《清史资料》第五辑，关嘉禄译，1984 年中华书局出版；《黑图档》是盛京内务府与北京总管内务府、盛京五部等部门来往公文的抄存稿，其中康、雍、乾三朝的档册大部分是满文文件。

2.《清代档案史料丛编》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其中包涵满文档案编译的有两辑：

（1）《崇德七年奏事档》，《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一辑），中华书局，1984 年出版。《崇德七年奏事档》，1 册，满文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杂档》，郭美兰译。此外本辑中还有《使交纪事》，刘景宪翻译、关嘉禄校订，满文手抄本，及康熙二十二年出使安南使臣邬黑、明图、周灿所撰，包括正文、杂记、补遗三部分。

（2）《盛京满文旧档》，《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四辑），关孝廉翻译，中华书局，1990 年版。其中盛京满文逃人档一册，共 148 件满文档案；盛京满文清军战报中有满文木牌 28 件，纸写档案 104 件；盛京吏户礼兵四部文共 38 件。

3.《满学研究》

《满学研究》，其中包涵满文档案编译成果的有两辑：

（1）《顺治朝八旗男丁满文档案选译》。安双成，《满学研究》（第一辑）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2 年 7 月。翻译满文档案 6 件，先对满文进行转写注音，再译成汉文。

（2）《胤祯奏折选译》。张凤良、屈六生，《满学研究》（第四辑），民族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翻译满文档案 18 件，先对满文进行转写注音，再译成汉文。

（三）期刊类满文档案编译成果

第三类期刊类满文档案编译成果，是对满文档案进行翻译，然后在期刊上发表，以达到对满文档案内容公布的效果。这一方式主要在日本、大陆使用。

1.日本的期刊类满文档案编译成果

日本以期刊形式公布的有 3 种，《满文老档邦文译稿》（太祖第一册）、《满和对照满文老档》（太祖朝）、《<太祖老档>译注》，如下：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1）《满文老档邦文译稿》（太祖第一册）。鸳渊一、户田茂喜译，发表在1937年第9卷第1号的《史学研究》，共1期。

（2）《满和对照满文老档》（太祖朝）。今西春秋译，自1943年11月第15卷第11号至1944年12月第16卷第2号，分6期在《书香》杂志连载，只连载到太祖第十册，共6期。

（3）《<太祖老档>译注》。羽田亨译，1955—1964年在《亚洲原始史料的研究》、《立命馆文学》分期刊载，期数不详。

2.大陆的期刊类满文档案编译成果

大陆以期刊形式公布的有15种，《汉译满洲老档拾零》、《新发现的查抄李煦家产折单》、《满文国史档选译》、《会考府准驳黄河海塘工程钱粮档案选》、《顺治年间甘肃回民起义史料》、《乾隆五十四年中俄贸易史料选译》、《有关多尔衮史料选译》、《台湾朱一贵抗清史料》、《清初编审八旗男丁满文档案选译》、《朱一贵余部抗清斗争史料》、《顺治元年清字记事档（十一月）满文翻译》、《康熙朝山西巡抚噶礼满文奏折选译》、《两江总督傅拉塔密陈于成龙等劣迹满文奏折》、《两江总督阿山参劾张鹏翮满文奏折》、《康熙二十九年盛京包衣粮庄比丁册》，举例如下：

（1）《汉译满洲老档拾零》。金梁等译，1933–1935年在《故宫周刊》连载；《故宫周刊》自1935年6月第245期，至翌年第459期，总共215期，刊出了《汉译满洲老档拾零》。

（2）《新发现的查抄李煦家产折单》，任世铎、张书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共1期，翻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奏折2件，《总管内务府奏查抄李煦在京家产情形折》和《查弼纳奏查明李煦苏州家产并请另行查办李煦亏欠折》。

（3）《满文国史档选译》。关孝廉、郭美兰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历史档案》1982年第4期，共1期，选译天聪七、八两年的满文国史档30件。

（4）《会考府准驳黄河海塘工程钱粮档案选》，高振田、张莉、陈锵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历史档案》1984年第3期，共1期。选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会考府察核工部奏梢事项中有关黄河水利、浙江海塘工程的满文档案文件17件。

（5）《顺治年间甘肃回民起义史料》，张莉、高振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历史档案》，1986年第4期，共1期，编译反映起义情况的汉满文档案25件。

（6）《有关多尔衮史料选译》，江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历史档案》1987年第3期，共1期，译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顺治朝国史院满文档中记载多尔衮猝死前后一些情况的3件满文档案。

（7）《清初编审八旗男丁满文档案选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历史档案》1988年第4期，共1期。选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档案中有关八旗男丁史料3件。

（8）《顺治元年清字记事档（十一月）满文翻译》。罗丽达，《满族研究》1994年第4期，共1期，满文档案1册6件。

（9）《康熙二十九年盛京包衣粮庄比丁册》。共五册，程大鲲、孙建冰，分别发表在《满语研究》2006年第1、2期，2007年第1期，2008年第1、2期，共5期，翻译康熙二十九年盛京八十九庄比丁档1册90页。

注释：

[1] 任世铎，关嘉禄：《满文在清代东北史研究中的价值及当前应用概况》，《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6期。

[2] 吴雪娟：《满文翻译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8页。

[3] 吴雪娟：《满文翻译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9页。

[4] ［台］庄吉发：《清代准噶尔史料补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7年，序第II页。

［责任编辑：闫立新］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